

## 存在（上）

瀛苑副刊

半夜三點，熟睡的夜只剩時鐘規律奏著樂章。

寧靜祥和，對我竟是種奢侈。

「喝！」從暖和的被窩彈起，睜大瞳孔，我拚命喘氣。身體不容我抗拒地持續發燙，靈魂在飄離身軀與害怕間浮沉。

「乖……別怕別怕，妳還活著，乖……」眼淚隨地心引力滑下因惶恐而呆滯的眼。「妳還存在在這房間裡的，乖……」沒有人陪在身旁，我只能不斷深呼吸，刻意放鬆自己緊繃的咽喉。

我像被層層黑色波浪拍打而不住地昏眩著。棉被就在冒汗的手裡，卻依然無法將我這即將溺斃的人救起。

「明天要去輔導室一趟，千萬不要忘了。冰箱有果醬、麵包，要記得吃掉，不然會過期……」理智像部老級電腦，開始在一片狼藉中搜尋現實，想盡辦法要驅走那不真實的恐懼感。

幾分鐘後，呼吸不再高昂，逐漸冰冷體溫，我，終於回歸現實。

擦乾淚，疲倦地又倒回床鋪。

闔上眼，我欲再次走進夢鄉。

夜夜相同的夢，或許是讓我病情又復發的主因吧……。

※※※

「最近過得怎樣？」輔導老師親切地問著正要關上「諮詢室」門的我。

盤腿坐在深褐色木地板上，我攏攏過肩的髮，笑笑。「還好。」

「依然持續有做相同的夢？」

點點頭，有些無奈地聳肩。「等我真正到了澳洲，這個夢或許就不會再出現了。」

看著老師一手翻著檔案，一手端起茶杯，我雙手絞揉背包帶子。「不過，上個禮拜三左右吧？我半夜又被自己嚇醒了。」見老師抬頭望過來，我半垂著眼。「而且……這回是完全沒有預兆地發作。除了後續的安撫外，我什麼也不能做。」

「雖然聽起來有點糟糕，但妳自我調適的能力還不錯。」老師做些紀錄，「期末考完就要去澳洲遊學？」

「嗯。」即使絞緊帶子的手洩露不安，我依然堅定地點點頭。

「護照、機票、學校方面都準備好了？」

「都弄好了，現在就等放假。」

「希望你能玩得開心。」

給個真心的笑。「謝謝老師。」

※※※

趁著空堂，我走了趟書局。

「澳洲面積是台灣三十倍大，匯率方面澳幣比台幣是一比十八……」翻著遊學書籍，我在腦海一一記下幾個重點。

「等妳能來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一起去雪梨歌劇院看歌劇，去抱抱無尾熊，還有還有……」你的笑聲輕輕地迴盪在我耳畔。「我一定要帶妳去趟海邊。那兒的海超正點的

，一定要讓妳看看那整片湛藍……。」

有人拍我一下肩膀，打斷了我的回憶。

回頭一看，是小米。「妳想去遊學啊？」

難得能碰到不同科系的小米，所以我忍不住耍起嘴皮子。「不算『想』去遊學，應該是『將要』去遊學。」

「唷，好個金錢齡子。」小米作態地拉細嗓子，引起我一陣笑。看見我手中的書，小米意外地將書搶過。「咦？妳要去……澳洲啊？」逐漸轉弱的聲音，夾雜了不確定、不贊同，或許……還有點心疼。

「是啊。我要去澳洲。」

小米試探地問。「如果要學習英文，還有比澳洲更好的地方，不是嗎？」

「妳明知道我為什麼選擇澳洲。」將書放回架子，我問小米要不要一起去吃頓飯。

「不了，我等等還有課。不過……齡子，妳這又是何必呢？」

下意識地拉緊背帶。「妳不贊成我去澳洲？」

「妳明知道我為什麼不贊同。」小米漂亮地照樣造句。「改天一起出來吃個飯，再和妳多聊些吧。」

微笑目送她離去，我又抽出本關於心理疾病的書。

「恐慌症，是種自律神經突然亂掉秩序的情況。常出現的症狀有：心跳劇烈、大量出汗、顫抖、呼吸困難、噁心作悶、暈眩、發冷或發熱……經歷單一次的恐慌並不表示那人患上恐慌症，根據調查顯示，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曾經歷過單一次的恐慌。但其中只有極少數會演變為全面發作的恐慌症，而大部分人會忘記了那次經歷而繼續他們原有的生活……」

闔上書本，我歪著腦袋思索。

倘若經歷不只一次，但卻沒有造成全面性的恐慌，且會忘記當時的害怕繼續過著原有生活的話，這算不算得了恐慌症？

※※※

「媽，我想去澳洲遊學。」

「好啊。」朦朧的身影沒起伏地回答我。暈黃在我眼前漾開。

「媽，我想去澳洲玩。」

「可以啊。」沒有多問原因？媽反常得讓我有些意外。

「媽，我行李整理好了。」

「好，那我們就出發到機場去吧。」模糊的火紅喧鬧著。

睜開眼，是片死寂的漆黑。

慘白斜照入窗，冷笑我痴人多夢。

已了無睡意，莫名的勇氣驅使著我走向書桌，拉開最下層的抽屜，把壓在相簿底下的日記抽出。

潮濕已經開始腐蝕一切了嗎？揶揄地扯著笑，卻依然沒有勇氣翻開內頁。

說我懦弱也好，說我鴛鴦也罷，我就這麼怔愣地盯著泛黃書皮，然後，看見黃金色的日光，沐浴自己。

※※※

「為什麼你會喜歡我？」看著凱恩大刺刺地用湯匙挖走我手中的冰淇淋，然後滿足地一口一口吞下肚子，我嘟起嘴拍開他的手。

「因為妳手中有冰淇……唉唷！會痛耶！」

廢話，不然打你幹嘛？我瞞個白眼給他。「要吃自己去買。」

「小氣鬼！」凱恩孩子氣地背對我，還不時哀怨地回頭偷看。

和我四目交會，凱恩倔強地甩回頭。

每次看見他這副可愛的模樣，我總忍不住要逗逗他。

故意將冰淇淋在他面前晃來晃去。「好好吃喔。草莓口味的唷！」

「哼！」

試幾次，凱恩就幾次用鼻孔送氣聲回答我。

阿唷？真的生氣啦？

眨著眼，我將他的臉扳向自己。

「吸蘇□」

我驚訝地看著冰憑空消失、只剩下餅乾作成的杯子，然後瞪向抹嘴連讚：「草莓口味真的很好吃」的凱恩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」我氣憤的只能發出「你」的單音節。

「我很帥，我知道。」凱恩咧出個詭計得逞的笑，寵溺地揉亂我的短髮。「趕快留長吧，我喜歡女孩子留長髮。」

「不留長髮你就不喜歡我啦？」哼！我就是喜歡雞蛋裡挑骨頭，怎樣？

他笑得奸詐。「果然還是個小氣鬼。不過吃了妳幾口冰，就懷恨在心啦？」

「對啦對啦，我在你心中，就只是個小鬼而已。」我恨恨「嘎滋、嘎滋」地咬著餅乾杯子，原本的好心情全被他破壞殆盡。

持澳洲護照的凱恩，是大學同學的表哥。年紀雖長我兩歲，但心智卻很早熟。

不錯的外型再加上豐沛的內涵，這麼好的男孩子，在國外應該很吃香才是。但我怎麼也搞不懂，究竟自己哪一點可以吸引他，讓他不顧只在台灣逗留短短兩個月，毅然決然地對我允諾天荒地老。（未完待續）

